



语法研究论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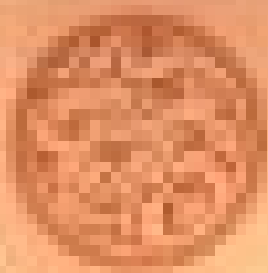
YUFA YANJIU LUNGAO

张宝胜 著

张宝胜 著
学林出版社

语法研究论稿

张其成 著



本著作获河南大学、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语法研究论稿

YUFA YANJIU LUNGAO

张宝胜 著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法研究论稿 / 张宝胜著. —上海: 学林出版社,
2007. 3

ISBN 978 - 7 - 80730 - 329 - 9

I. 语... II. 张... III. 汉语—语法—文集
IV. H1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950 号

语法研究论稿



作 者——张宝胜

责任编辑——刘 娴

封面设计——肖 艳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照 排——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 本——889×1194 1/32

印 张——8.5

字 数——21.5 万

版 次——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4 000 册

书 号——ISBN 978 - 7 - 80730 - 329 - 9/H · 36

定 价——20.00 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

作者简介

张宝胜，1948年生，河南汝南人。中国语言学会理事。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河南大学语言科学与语言规划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。研究方向为语法理论 and 现代汉语语法。在《中国语文》、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、《语言研究》、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、《汉语学习》、《语言科学》、《汉语学报》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，著有《西方现代语法理论述评》、《语法修辞问题探索》等专著。

序

我友张宝胜君来信说,他的著作《语法研究论稿》要在学林出版社出版,我着实为老朋友出书感到高兴。又过了几天,他来信索“序”,这就不光是高兴的事儿,又有了“新任务”了。之所以说“新”,是因为从没有给别人写过“序”。但老友盛情难却,并且他认为同辈之间最能达到互相了解,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我与宝胜兄不但在学界属同辈,而且有着近乎一样的经历:都是“文革”前的“老三届”高中生,都是粉碎“四人帮”恢复高考制度后 79 年考取的研究生,又都先后在国外学习、工作了若干年。我回国后,2004 年 10 月在福州召开的第十三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,我们才得以见面。他报告的论文是《也说“复句三域”》。这个题目在我国语言学界很新鲜(只有沈家煊先生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了一篇论文),也很重要,其视点突破了传统的复句分析老

框框,使用了一种崭新的分析和理解方法。宝胜兄的那篇文章也写得很有深度,对沈先生的论述做了很重要的补充发挥。我好奇地问他是否读过国外的相关文献,他说没有。这不能不让我对他刮目相看,说“那你是无师自通了”;他说“比葫芦画瓢而已”。

宝胜兄是德语专业出身,搞汉语本体研究可以说主要是业余自学的结果。我们两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学经验。有过自学经历的人在学术上往往更少束缚,这也使我们彼此更觉观点相通。人们常常觉得“自学成才”难。而我们两人的看法相反:在现行正规教育体制下,学生不得不去学许多自己不感兴趣或无用的东西,以及一些连讲课老师自己也不那么相信的教条等等,学生的创造性、能动性在这样教条式的教育下很容易被扼杀,因此,受正规教育要成才也难!

在那次会议上,我们促膝长谈,发现彼此有着相同的志趣和喜好,就都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之后,我开始注意宝胜兄发表的文章,如《副词“还”的主观性》(载《语言科学》2003年第5期)、《与双宾句相关的两个问题》(载《汉语学报》2006年第2期)等,并且通过电子邮件谈我对他文章的看法。于是,我们相交日深,对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

既然是“序”,就得就着“书”说事儿。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,第三部分“功能语法研究”是全书的重点。而功能主义恰是宝胜兄语法研究的强项。我们从本书的第三部分,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功力和研究特点。

吃透理论,深入浅出,这应该是本书的第一个特色。

宝胜兄曾跟我说过,他作汉语认知功能语法的研究,主要得益于沈家煊先生的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。沈先生的这部著作出版于1999年,而本书的论文《再说“怀疑”》,他2000年就写成了(在第十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宣读,并收入《语法研究和探索(十一)》,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)。这篇文章运用标记理论,不是“穿靴戴帽”式的摆弄时髦新名词新术语,而是先下大工夫吃透

沈先生介绍的理论,再运用它发掘问题,深入研究,并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达。该文先论证了“怀疑”的两个义项跟宾语位置的关联模式:

	怀疑 ₁ (猜测)	怀疑 ₂ (不很相信)
宾语居后	+	+
宾语居前	-	+

又发现了“怀疑”的两个义项跟宾语的褒义和贬义所形成的无标记组配:

无标记组配	无标记组配
怀疑 ₁ (猜测)	怀疑 ₂ (不很相信)
贬义宾语	褒义宾语

并且,又从社会文化道德规范方面对这两个无标记组配作出了解释。这就比以往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。

就老问题写文章,写出新义来,这应该是本书的第二个特色。

毋庸讳言,本书的许多篇目是老生常谈,冠以“再”、“也”等字样便是一个明证。但这又恰恰是宝胜兄研究问题的特点。一个语言现象,一个语法问题,许多人,包括名家已经作过深入的研究,是不是别人就不能问津了呢?不是。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”,而善于发现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失,正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学术素质。这本著作证明宝胜兄是具备了这个素质的,我们可以从《也谈状位“形容词+点”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》(原载《中国语文》2000年第2期)、《成语的句法—语义功能》(原载《汉语学习》2006年第4期)等篇目清楚地看出来。语言研究中能发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、新问题,固然可喜可贺;但是,发现不了大问题、新问题,就着老问题做一点“拾遗补缺”的研究,写一点“也谈”、“再说”之类的文章,只要不是人云亦云,而是写出自己的观点,写出新义,就同样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,同样可以推动研究的发展。

现在不少学者都很重视引进新方法、新理论。但是引进不是皮毛地采用一些新术语、新理论框架来套汉语。重要的是要做到“钻进去,走出来”。也就是要吃透理论,发掘问题。

据我所知,许多研究生、青年语言学工作者,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为找不到研究题目而头疼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阅读、学习语言学文献的同时,认真想一想以往的研究是否尽善尽美,看看能不能从前人的研究中发现一点他们的漏洞,如果发现了,设法把它补起来,就老问题写新文章。这一点,或许也可以从张宝胜君的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启示。

读了宝胜兄的书稿,觉得一个缺憾是,其中关于汉、德比较的文章只有一篇,看来他还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背景优势。汉、德语法比较在我国搞的人不多,这与外语学界人士熟悉汉语语法理论的人很少有关。而宝胜兄具有这方面的优势,不加以发挥很可惜。我相信汉、德语法比较具有独特的价值。现代汉语和现代德语在兼有前置核心和后置核心双重特征这方面,都是比较突出的。首先,两种语言都同时兼有前置词和后置词。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,但具有所有状语都前置这一 SOV 语言的表现:这在 SVO 语言中是很少见的。现代德语从句的基本语序是 SOV,但是主句则通常采用所谓的 V2 语序,即限定动词出现在第二个位置;第一个位置常常是主语,但也可以是其他的“话题化”成分。现代德语虽然以后置关系子句为主,但也允许前置关系小句,这在人类语言中也是很少见的。总之,这两种语言都是类型学上很有特点的语言。我寄希望于宝胜兄今后能在汉、德语法比较方面能获得有趣的发现。

是为序。

陆丙甫

2007 年春节前夕 于上海师范大学

目 录

序	1
---------	---

语法研究方法论

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	3
语法研究方法的嬗变	13

配价语法研究

德汉动词配价对比研究说略	25
配价成分的确定和汉语二价动词	38
交互类动词配价研究	47
存现句动词的配价问题	56
配价语法和“对+N+的+X”短语的歧义问题	63
[附]“对”字短语作定语的歧义问题	刘 顺 75
“现代汉语置放动词配价研究”补议	80
[附]现代汉语置放动词配价研究	徐 峰 91

功能语法研究

“A 一点儿”和“A 了一点儿”	111
关于动词重叠的几个问题	119
也谈状位“形容词+点”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	131
[附] 状位“形容词+‘点’”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 萧国政	144
再说“怀疑”	155
副词“才”的主观性	167
副词“还”的主观性	183
也说“复句三域”	194
“名 ₁ (代)+的+名 ₂ ”中“名 ₂ ”的省略	210
认知语法二题	226
成语的句法——语义功能	234
与双宾句相关的两个问题	245
后记	258

语法研究方法论

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

1957年,语言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:一本薄薄的语言专著《句法结构》问世了,它的作者,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曼·乔姆斯基(Norman Chomsky)创立了转换生成语法。他高举“反叛”的旗帜,向传统语法、结构主义等以往的所有语言学流派挑战,可谓破关斩将,所向披靡。几十年来,转换生成语法以其新的思想观念,新的研究方法,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,而被称为“乔姆斯基革命”。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约翰·莱昂斯(John Lyons)所说:“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管是对是错,无疑是当代最有活力、最有影响的语法理论;凡是希望跟上语言学当前发展的语言学家,都不能无视乔姆斯基的理论主张。”事实就是如此,当代语言学流派可谓多矣,然而,不论他们对乔姆斯基主义持何种态度,往往都把生成语法理论作为参照系,来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;而且,

乔姆斯基革命的影响度,远远超越了语言学的范围,它影响到哲学、心理学、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广大领域,因此,乔姆斯基发动的这场语言革命被认为是“生物学中的达尔文革命”,而乔姆斯基本人则被誉为哥白尼式的“当代思想大师”。所以,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方法论,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

语言究竟是什么?为什么掌握了自己母语的人总能说出合乎该语言语法的句子,而一般不会说出违反该语言语法的句子?为什么智商高低不等的儿童在学习其他学科时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,而几乎是用相同的时间,就可以同样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?为什么语言这种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,只受制于几条、几十条有限的语法规则?诸如此类的问题,从传统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从来无人问津的。好像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这样的,“天经地义”,不言自明。而乔姆斯基的伟大之处,正是从这些熟视无睹、司空见惯的“无问题”中提出了问题,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语言学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。

结构主义学派的语言学目的就是研究实际听到的话语,总结规律,归纳分类。这类语言学目的在乔姆斯基看来无疑是自设藩篱。因为话语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穷尽的无限大的集合,一个、几个乃至几十个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言材料同这个“无限大”相比总是片面的、局部的。所以,要搞清楚语言到底是什么,语言学家必须研究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。这种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表现为:人类能够理解以前从没听过的话语,能够说出别人以前从没有说过的话语;能够自动识别有歧义的句子,能够辨认语义相同的句子;智力正常的儿童,几乎可以不经学习,就能在短短几年内掌握自己的母语。同语言这种极其复杂的现象相比,哪怕是容易得多的一

种技能,也不是儿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的。乔姆斯基大胆地提出一种假设,认为人类所具有的这种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,是由人类的遗传属性决定的。也就是说,是人类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类具有语言能力。

乔姆斯基的“内在”假设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,这个时期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鼎盛时期,而乔姆斯基本人也是当时美国结构语言学大师哈里斯(Z. S. Harries)的受业弟子。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统天下里,语言研究是严格经验主义的。结构主义把言语行为仅仅看作“刺激—反应”的过程。它片面强调归纳法,只注意语言材料的收集、描写和归类,而不注意理论的解释;它只注意语言形式,而排斥语义;它只分析语言的表面结构,而忽视语言的深层机制。这一切不能不使语言研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。而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,随着语言学与其他有关学科横向联系的日益增多,语言学家开始意识到结构主义体系的缺陷,终于,结构主义的阵营乱了阵脚,接踵而来的是一场语言学革命风暴。1957 年,乔姆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转换生成语法专著《句法结构》,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、理论目标和研究方法等各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1959 年,他又发表了《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》,对行为主义的“学习”理论以及整个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发起全面攻击,首次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“内在”假设。乔姆斯基提出,人同动物的最主要区别之一,就是人类天生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语言能力。人类的语言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人类语言的创造性,即人类有创造和理解新语句的能力。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是像鹦鹉学舌那样机械模仿或受习惯支配,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。在正常的言语活动中,人们所说的许多句子完全是新的,决不是重复过去已经听过或者说过的句子。一种语言的词汇即使不变,它能生成的合格句子在数量上也是无限的。根据米勒(G. A. Miller)计算,如果每个英语句子有 20 个单词,那么这种组合搭配起来的句子数目多达 10 的 20 次方,仅听完一遍这些句子就需要很长的时

间。因此,从理论上讲,要掌握一门语言只通过刺激、模仿和强化训练的途径是不可能的。从实践上看,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也说明了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一种“语言习得装置”(LAD),否则,无以解释为什么智力不等的儿童到了一定年龄都会自然地掌握语言,就像他们不经过学习就会走路一样。人类这种先天的,由遗传决定的“语言机制”在后天环境的诱发下,变为实际的语言能力。比如,在英语的环境里,通过先天机制对可能语法的选择、调整并最终掌握了英语。由遗传决定的人类语言机制的初始状态(initial state)是整个人类共同的。儿童的先天“语言习得装置”保证了在给定的语言社区内,具有不同经验的儿童可以得到彼此相当的、几乎一致的语法。最后确定下来的语言实现能力叫做稳定态(steady state)。

由于乔姆斯基一反传统,公然声称人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,而不是外部环境和后天经验决定的,因此必然招致一些批评和非难。它的理论很容易被误解为是“唯心主义”的观点。实际上,乔姆斯基的“天生”概念不是指人一生下来就能开口说话,而是指人具有学会一种语言的生物学上的潜能或倾向。就像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写字、算数学题,但人生下来就具有学会写字、算数学题的内在因素——具有复杂结构和神经系统的大脑。这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。当然,遗传基因并不能决定行为本身。而是说它确实能引起这种行为倾向,使人具备习得语言的能力。因此,把乔姆斯基的“内在”假设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,乃是一种误解。

二

在乔姆斯基之前的语言学家,都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,语法是第二性的,因为语法是从语言中抽象出来的。在乔姆斯基看来,则恰恰相反。语言是一切可能生成句子组成的集合,是举不穷,说不